

海 渥

著

分形橙子

龍

之

變

序言

龍究竟為何物？

潘海天

龍，這個在我們文化中如此普遍又如此神秘的存在，究竟為何物？

這個問題像一粒種子，被作者小心翼翼地植入讀者心中，然後慢慢生長，直至盛放。

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是文化符號，是吉祥之物，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日常用語到藝術表現，我們總能觸及這個意象。可是我們對它的了解，或許僅停留在表象之上。

過去西方常用一句拉丁文「此處有龍」(Hic sunt dracones)來填補地圖上的空白之處，以此代表未知和危險。正是懷着對這些未知的好奇，一代代冒險家前赴後繼，以探索空白之處為莫大的榮耀。

不論是凡爾納筆下環遊世界的非凡旅程，還是亨利、賴德、哈格德描繪的所羅門王的寶藏，或是埃德加、賴斯、巴勒斯構想的非洲叢林世界，這些作品都捕捉到了人類探索未知的內在衝動。這種對未知領域的執着追尋，對神秘世界的想像與憧憬，孕育了科幻文學這一獨特的文學類型，為人類提供了思考自身與宇宙關係的新維度。



東方的龍與西方的龍雖然並非同一物種，但同樣具有神秘、幽明與危險的特質。中國也從不缺少冒險家，張騫、甘英、酈道元、徐霞客、鄭和都可以視為某種尋龍者，而在《龍之變》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這種精神的繼承。它以一艘中國漁船在北太平洋發現神秘生物組織為開端，隨後展開了一場橫跨千年、穿越地理與文化界限的科幻旅程。

表面上，它講述了年輕人酈逍尋找身份認同的故事，但在這個框架下，作者編織了一個複雜的多維度敘事，將中國古代文化、現代地質學、青藏高原生態與宇宙科幻元素熔於一爐。

本書前半部分保持着一種老派科幻小說的韻味，節奏從容，似乎專注於一場史料學上的考古冒險，同時擔負着各類百科知識的傳播責任，試圖將輕靈萬變、能幽能明、噓氣成雲的「龍」拆解成現代生物學體系下的研究對象。

而無論是酈逍與其酗酒父親的隔閡，還是古代時間線裏酈範對兒子的愛與憂慮，都透露出中國家庭關係中那種難以言表卻又深入骨髓的情感紐帶，這些都秉承了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

以現實主義方式切入超自然現象，理性與浪漫交織的筆法，正是海漣和分形橙子的特殊風格，他們擅長在古代神話、歷史故事與現代科幻之間的陡崖上開闢新路，像是海漣的《龍骸》《走蛟》，以及分形橙子的《地球眾神：亡者歸來》，都是將古老意象置於科幻框架之下重新審視。

對於習慣了西方科幻敘事模式的讀者來說，或許需要一些耐心去適應《龍之變》的節奏和思維方式，三重敘事，時空變幻，現代和歷史交織，但這種文化視角的轉換正是這部作品最珍貴的地方，作者的選擇始終是自覺和清晰的。舒緩的文學化意向很快走向了宇宙級別的激烈對抗，小說後半部分的宏大轉折令人驚



歎，遠古沉睡的龍被迫蘇醒，人類與龍族這兩個曾經互不理解的文明終於走到了一起，這一情節急速擴展了故事的宇宙觀，也超越了對龍的刻奇式追尋。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對航母編隊、戰鬥機和現代作戰方式的詳盡描寫，是建立在中國這些年來的迅猛發展之上的。正是有了物質基礎，才為這樣宏大的故事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現實框架，也為作者探索非西方科幻敘事提供了可能。

在這樣的敘事空間中，作者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當我們面對宇宙中更強大的存在時，人類的傲慢與分裂是否還有意義？

聯繫到當下的國際形勢和方興未艾的貿易戰，我們不禁思考：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是否仍然存在？世界大同的理想，是否還能真正實現？

明明領着讀者擺脫現實的束縛，翱翔於九天之外，可是精神又落回實處，重新思索文明的含義和現實的定位，這就是科幻的魅力所在。

龍，作為守護者，在這一刻有了前所未有的意義。

海漣和分形橙子都是年輕又優秀的作者，分形橙子幾乎獲得了國內科幻所有重要獎項，而海漣則摘得世界科幻最高榮譽雨果獎。他們擁有着把握新時代的敏銳觸覺，又不約而同地選擇寫實的文字風格。我的感覺是，他們既秉承二十世紀中國科幻作家現實主義的傳統，又不懼構建所謂「通俗」的故事，勇於編織激烈的情節對抗，這使得他們成為承前啟後的關鍵一代，長路漫漫，天際無垠。

中國科幻文學在國際舞台上的接連獲獎，也預示着某種變化正在發生。



崛起的東方想像力將引領科幻文學走向何方，尚未見得如何分明——那麼現在，恰如書中神秘莫測的龍，兩位作者正引領着我們這些充滿好奇心的讀者，踏上一段通往無限可能的奇幻之旅，探索那永續的神奇領域。



目錄

- 01 引子 ...011
- 02 父親 ...016
- 03 地圖 ...028
- 04 上善若水 ...040
- 05 無人區 ...057
- 06 暗河 ...068
- 07 天下之水 ...073
- 08 熒光 ...086
- 09 巡邏隊 ...093
- 10 潛龍在淵 ...102
- 11 盜獵者 ...115
- 12 鯤鵬行動 ...128
- 13 三江源 ...138
- 14 天地蒼生 ...148
- 15 一生之敵 ...159
- 16 困龍失水 ...173

- 17 吞噬者 ...185
- 18 飛龍在天 ...196
- 19 異常事件局 ...203
- 20 幽靈航母 ...214
- 21 天基切割機 ...229
- 22 亢龍無悔 ...246
- 23 龍戰於野 ...262
- 24 尾聲 ...309

後記一 尋龍路上，我們終將相遇 海涯 ...312

後記二 尋找心中之龍 分形橙子 ...315

01 引子

昨夜的狂風暴雨已經停歇，但清晨的天空仍佈滿鉛色的陰雲。風小了很多，洶湧的海浪已平息，海面泛着灰黑的波濤，彷彿一頭怪獸身上的褶皺。

放線作業結束之後，老周在船艙內脫掉又濕又熱的背心，換上一件乾爽的T恤，走上甲板。

他站在右舷，靜靜地望着遠處的波濤起伏。當他還是個毛頭小子的時候，老船員就給了他一個忠告：沒事兒千萬不要一直盯着大海看，那些波浪會把人催眠，盯得太久，就會產生一種投身其中的衝動。

三個月前，「榮成號」捕撈船從煙台港出發，穿過對馬海峽進入日本海，接着北上穿過津輕海峽，到達北太平洋。原本在夏秋兩季，「榮成號」應該南下至西沙群島附近，在金槍魚的傳統捕撈區域作業。但隨着近海漁業資源的枯竭，捕獲量銳減，他們不得不北上遠航。可如今這片因洋流交匯而泛起無數營養物質的豐饒水域也讓大夥兒失望了，收成依然遠不及預期。現在，「榮成號」上的三個超低溫冷庫連一個都未裝滿。這令漂泊多年、對挫折早有足夠免疫力的老周開始感到不安。魚群去哪兒了？雖然世界各地的漁場都在減產，但近來牠們似乎突然消失，這太不正常。



「唉……」老周悶悶地歎了口氣。

即便如此，每日機械性的維護工作也頗為繁重。雙重壓力下，船員們的心情也如船頭激起的浪花般沉入了冰冷的海裏。作為船長，老周感同身受，卻不能表現出來。「榮成號」上的船員大半是他從山東老家帶來的同鄉親友，這是一份信任，也是一副重擔。

身後的電機嗡嗡地響起來，這是船員們正準備在船頭下網。一般來說，作為一艘捕撈金槍魚的遠洋漁船，「榮成號」主要採用延繩釣法¹。每天早上，船員們要在船尾進行放線作業，到了晚上再進行收線作業。可因為收穫太差，在大副老李的建議下，船員們開始用漁網捕魚。要在以前，老周肯定不會同意這種事兒的，但看着空蕩蕩的冰庫和船員們焦躁的目光，他最終還是默許了。

掐指頭算算，老周已經在船上幹了三十年，他對大海比對陸地更熟悉。老周本打算再幹個十年八年，等徹底幹不動了就上岸，如果還能找個海邊的小房子，每天聽着波濤聲入睡就更好了，但現在計劃可能要改變。他的老伴去得早，這些年，老周一直在海上漂着，和兒子相處的時間很少，一眨眼孩子就長大了。記得高考填志願的時候，自己正在南太平洋某個角落漂着，是兒子的班主任幫着參謀的。兒子很懂事，也很獨立，對此老周一直懷有愧疚，覺得沒能盡到做父親的責任。但話說回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爺兒倆的生活還得靠漂泊的漁船來維繫，而除此之外，老周實在不知道自己還會幹甚麼。

直到昨晚，在衛星電話裏，極少跟自己提要求的兒子吞吞吐

1 延繩釣是一種古老而高效的捕魚方式，利用長線掛鉤，釣線可長達數十公里，鉤子數量眾多，適用於深海作業。



吐地告訴老周，希望他能下船，到上海幫忙照顧出生不久的小孫子。老周心緒煩亂，只說考慮考慮，又隨便聊了幾句，就掛了電話，之後整晚都沒睡好。

兒子大學畢業後就留在了上海，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成了村裏人人羨慕的對象。幾年後，兒子結了婚，娶了個溫柔乖巧的南方姑娘。老周喜上眉梢，拿出了一輩子的積蓄補上了小兩口的缺，交齊了房子首付，總算了結了一樁心事。他在海上漂泊了大半輩子，兒子卻能在大城市扎下根來，老周很欣慰。但他明顯感覺到，這兩年，兒子從一個意氣風發的小伙子慢慢變得如自己一般沉默寡言，就像一顆漂亮的雨花石，在生活的磨蝕下變得粗糙黯淡。兒媳的產假沒剩幾天了，兒子也說他不想被「優化」，只能夜以繼日地撲在工作上。陸地上的生活很繁華，也很複雜。老周不太理解「優化」的意思，但他明白，如果請保姆帶孩子的話，且不說父母不在家能不能放心，那又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小兩口還有房貸、車貸，兒子應該是實在沒辦法了才來找自己的。唉！老周歎了口氣，暗暗下定決心，這是最後一次出海了，跑完這趟，他就上岸去兒子那兒。

正在這時，船頭突然傳來一聲驚呼。大夥兒紛紛湧向那裏，緊接着便喧譁了起來。難道是漁網出了甚麼問題？老周心頭一緊，急忙衝上去，將幾個擠在前面咋咋呼呼的毛頭小子扒拉開。但他的動作到一半就停住了，吊機已經吊起了巨大的漁網，漁網沉甸甸的，絞索緊緊地繃着，但那漁網中的東西不是魚蝦，而是一種奇怪的半透明組織。

這幾年空難、海難多發，漁船不時便會打撈起一些奇怪的物品。但眼前的東西顯然不能歸於此類，像是某種生物組織碎片。老周馬上聯想到了 1977 年日本漁船「瑞洋丸」在新西蘭海域撈



起疑似蛇頸龍屍體的舊聞。這件事在當時轟動一時，雖然不明生物組織最後被證實不過是一大塊腐爛的鯨脂，但當事船員早已靠着參加各類訪談節目賺得盆滿鉢滿。一念及此，老周的心跳猛地加速，腳下這片深不見底的幽藍陪伴了他數十年，但自己對它仍難言了解。它的神秘莫測令人恐懼，也讓人着迷。倘若「榮成號」這次打撈上來的真是甚麼珍奇生物，那這一趟可就沒白跑了。

操作員操縱着吊臂將漁網轉移到了前甲板上方，一股濃烈的腥臭味襲來，頓時惹得慣常與海產打交道的船員們紛紛掩住口鼻。強忍着作嘔的衝動，老周終於看清了它的全貌。和難聞的味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怪物的外表甚至可以用美麗來形容。不同於「瑞洋丸」發現的腐爛變形的殘骸，它還很新鮮，組織結構也保存得相當完好。簡單來說，它類似於某種膠狀物，就像是一塊巨大的果凍。而膠質果凍中往往包裹着小塊果肉。與之相仿的，在這半透明的外層組織內，竟也有一顆呈藍黑色、看似核心的球體。在微弱的晨曦中，它隱約閃爍着，催動微弱的藍光沿着如纖維般的管道向肌體的各個角落傳遞。所有人都看愣了神，只有老周覺得這場面似曾相識。他還年輕時，在某次潛水中遇見了獅鬚水母。透過那巨大的透明傘蓋，清晰可見其中緩緩蠕動的內臟器官，它們傳遞着能量和信號，操縱長逾三十米的觸手搖曳擺動，空靈地漂蕩於無垠的大海中。當時，那樣的龐然大物已經足以讓老周驚歎了，而現在，眼前殘片的大小幾乎顛覆了他對一切海洋生物的認知。

在活着且完整時，牠會有多大？老周無法想像。他心中莫名升起一種不祥的預感。消失的魚群、失事的客輪和飛機……一系列不同尋常的災難，會不會和自己打撈上來的這個怪物有關？

或許因為眼前的景象太過離奇，老周和船員們竟無一例外地



對由遠及近的轟鳴聲渾然未覺。直到頭頂上捲起陣陣旋風，接着又投下數道光柱時，他們才發現三架直升機已呈「品」字形將「榮成號」團團圍住。但它們的目標顯然不是「榮成號」，匆匆巡掃一圈後，三盞探照燈便將光柱聚焦到了一處——漁網中的不明生物體。

「船長，這幾架直升機好像不是海警的。」大副湊到老周耳邊說。

「廢話！多虧了海警咱們漁民的腰桿子才硬了起來。但再怎麼着，他們也不可能到北太平洋來執勤啊，這是部隊的飛機！」

「咱們……咱們是攤上啥大事了嗎？」大副哪兒見過這陣仗，磕磕巴巴地問道。

恰好這時太陽從雲層中鑽了出來。疾風獵獵，海面上瀰漫的霧氣一掃而光，目之所及變得格外敞亮。老周眯着眼，只見遠方的海天交界處，緩緩冒出了一截鋼鐵「塔尖」，緊接着，是高聳的艦島。又過了幾分鐘，一座海上「浮城」終於露出了全貌。洶湧的波濤瞬間被它馴服，如柔滑的奶油般向兩邊分開。

雖然曾不止一次在電視裏看到過它，但親眼所見下，老周還是被它那君臨天下、無可阻擋的氣勢鎮住了。

「是青海艦。」他深吸了一口氣，緩緩說出了這個名字。

「甚麼？太平洋艦隊的核動力航母！老天爺啊，到底發生了甚麼了不得的大事兒？」大副滿臉難以置信的神情。

「也許，咱們正在見證歷史……」學着新聞裏的沉緩腔調，老周喃喃自語道。



02 父親

酈逍是在傍晚時到家的。

老家的冬天，天黑得總是特別早，更襯托出這個資源枯竭的礦業城市的蕭條。這條線路上的最後一班公交從汽車站駛出，穿過一條條老舊的街道，每隔一段便泄氣似的停下，吱吱呀呀地打開前後車門，卻幾乎無人上下車。位於城市邊緣的煤礦家屬安置區是本線路的終點站，當酈逍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在這兒下車後，它便一溜煙地開走了，彷彿瞬間恢復了活力。酈逍站在破敗的單元樓下，一陣寒風吹來，他不禁縮了縮脖子。這裏前些日子剛下過雪，牆根處殘雪和垃圾混雜在一起，淌出道道散發着異味的水痕，就像風燭殘年的老人流下的淚水。

像是不敢面對似的，酈逍低頭走進樓梯口後，腳步便越挪越慢了。

太陽已經完全落山，樓道裏更顯幽暗，樓道燈早壞了，只能藉着對面單元樓幾盞廚燈灑落的昏黃燈光勉強看清地面。酈逍一步一步地走着，這時他才理解了文學作品中描述的雙腿灌鉛似的沉重感覺，因為每一步對他來說都是巨大的煎熬。可就在幾天前，酈逍還蓬頭垢面地躺在出租屋裏上着網，在聊天群裏和揹包客朋友討論下一次的徒步穿越計劃。面對突然崩塌的世界，他有一種不真實感。



父親是個酒鬼，在酈逍的童年記憶中，他酒醒的時候實在不多。而在渾渾噩噩的間隙，偶爾清醒時，父親又變得陰沉暴躁，總會找母親吵架，最後甚至發展到動手。熬到酈逍上小學三年級，母親終於忍無可忍離開了家，自此再沒回來過。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酈逍，幾乎沒感受過家庭的溫暖。

母親走後，酈逍只能跟着父親一起生活。父親似乎受到刺激，竟改掉了酗酒的毛病。但他依然對酈逍不管不顧，好像他的職責僅限於讓兒子維持不凍不餓的生活。學校曾好心提醒，卻對父親起不到半點作用，時間長了也就聽之任之了。於是，無人管教的酈逍就像野草一樣成長。那時的玩伴倒是很羨慕他，因為不管他在外面混到多晚，回去後都不用擔心捱揍，但只有酈逍自己知道，總是待在空蕩蕩的房間裏是多麼難受。等到必須回去時，酈逍只能用怨恨填充自己的心。他還是個孩子，卻無比清楚地知道，是父親親手毀了這個家。

日子總要過下去，酈逍並沒有其他選擇。而性情大變的父親則成天把自己關在書房，不知道在裏面忙些甚麼。久而久之，酈逍也有些好奇。他曾趁父親不在家時溜進去過一次，發現不大的書房裏，只有一張舊書桌和緊挨着兩面牆擺放的兩個近乎與天花板齊平的角鋼書架。書桌下嵌着幾個上鎖的抽屜，不知裏頭放了甚麼。書架則塞得滿滿當當，上面的書有些很新，有些連紙張都泛黃了，應該是父親多年積攢下來的。

酈逍記起從前，一次次被父親毆打後的母親只能以淚洗面。她是那樣無助，緊緊地抱着酈逍，嘴裏卻唸叨着父親年輕時的好。在她不甘的回憶中，父親本不該成為一個靠出賣體力維生的煤礦工人。母親出走後，唯有這些書仍虛弱地證明着那些彷彿不存在的往事。他還沒有放棄嗎？酈逍隱約察覺到父親冷漠的背後



還有不為人知的另一面，而真相很可能就隱藏在那幾個抽屜中。自此之後，他經常趁父親下礦不在家，溜進去翻看書架上的書，臨了又原樣放回去。漸漸地，酈逍熟悉了書房的每一個角落，卻始終沒能找到抽屜鑰匙，彷彿它們從未被開啟過。好奇心旺盛的少年把這當作一場冒險，緊張中帶着些許期待，甚至隱隱希望父親突然回家，拆穿自己的小把戲。有好幾次，父親進出書房時向他投來了異樣的目光，好像發現了甚麼。但最終，他還是默默地關上了房門，既隔絕了家中的空間，也隔絕了父子倆的交流。現在回想起來，在潛意識裏，酈逍又何嘗不是想通過這樣的方式，喚起父親對自己的關注呢？

除了少部分筆記小說、野史子集外，父親的藏書主要還是一些地理學和地質學專著，大都十分枯燥。就在酈逍喪失興趣快要放棄時，他在書架底部發現了一本《水經注》。這本書在歷史課本中雖有提及，但只是一筆帶過。酈逍打開後發現全是繁體豎版的文言文，好在父親居然細緻地在每一頁上寫下了大量點評和批注，和原文兩相對照，酈逍勉強讀來倒也趣味盎然。這種情形在其他書中是沒有的，父親為甚麼會對《水經注》格外關注呢？這讓酈逍困惑不已，連同那些上鎖的抽屜，一起化作了 he 成長過程中一個小小的謎團。

或許是因為長期閱讀那些深奧難懂的書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悟性和專注度，儘管無人輔導，酈逍的成績卻一直不錯。高考成績公佈後，他的分數超過了一本線不少，雖與全國排名前列的那幾所知名學府無緣，但要在 211 院校中挑一個好專業還是不成問題的。和所有出身農村或小城市的孩子一樣，酈逍也早已厭煩了家鄉一成不變的單調生活。他們志存高遠，渴望到外面那繽紛多彩的世界去揮灑青春。然而，一切美好的憧憬很快便被父親蠻橫



地打碎了。

那天酈逍回到家，破天荒地看到父親正拿着本《高考志願填報手冊》在研究。

「爸！」酈逍小聲喊了句，手指不自覺地絞着校服的衣角。父親點點頭算是應答，接着，父子倆便陷入了習以為常的沉默。

「考得不錯，兒子。」突然，父親冒出一句話，像憋了很久才說出來的。可對於許久不曾得到關注和肯定的酈逍來說，這已經足夠讓他心頭一暖了。但父親接下來的話讓他如墜冰窟：「看看我給你選的學校和專業吧，回頭去把志願填了。」他將那本冊子遞過來，上面已經畫了幾個圈，無一例外的，都是地質類大學和相關專業。

「為甚麼？」酈逍聲音發顫，語氣卻是麻木的，好像在問一件和自己無關的事。

「我幹了大半輩子也沒弄出點兒名堂，只有把希望寄託在你身上了。」父親歎了口氣。

「你是你，我是我！你以前從沒管過我，憑甚麼這會兒來替我選！如果是媽媽，她一定會尊重我的……」酈逍徹底爆發，聲嘶力竭地吼道。

有那麼一瞬間，父親似乎被觸動了，他狠狠吸了口煙，但隨即又恢復了冷硬的模樣：「憑我是你老子！你媽早和別人一起過了，但你永遠是我兒子，跑不了！要麼聽我的，要麼這書就別唸了！」半燃的香煙被扔在地上，帶出一溜兒火星，父親甩手走進書房，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這是多年來酈逍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聽到母親的消息。此刻，所有人都拋棄了他，酈逍的喉嚨像被扼住一般，甚麼也說不出口，只能手足無措地站在那裏，任由淚水湧出。



最終，酈逍還是沒能拗過父親。其實，因為看書的關係，酈逍原本對地質學就已經產生了不小的興趣。他真正反感的是父親對自己毫無理由地干涉。家庭溫暖的長期缺失讓酈逍習慣了獨立，假如父親願意好好解釋，他未必聽不進去。但叛逆心一旦被激起，就再也收不住了，甚麼未來，甚麼夢想，酈逍對這些突然失去了期待，消極的種子在我心中生出藤蔓，將他緊緊包裹。

高考後的那個暑假，酈逍幾乎完全泡在了網吧裏，錄取通知書被他隨手扔到一旁，父親也回到了對他不管不問的狀態。也就是在那時，酈逍在網上認識了大黑。

「大黑」是個網名，他也許跟酈逍提到過自己的名字，但這對酈逍來說一點也不重要，他只是需要有人陪自己消磨掉無聊的時間。和酈逍一樣，大黑也是在單親家庭中長大，但不同的是，大黑家境很好，只要是錢能解決的問題，大黑父親一概予以滿足。而在玩膩大多數正常娛樂項目後，大黑還真找到了一個可以讓他維持刺激閾值的活動——徒步穿越。

見酈逍悶悶不樂，大黑便提議出去走走，既可以散心，又能過過徒步的癮，一舉兩得。對此，酈逍雖提不起甚麼興致，但礙於盛情難卻，便隨口應了下來。沒想到，大黑行動力驚人，又在網上聯繫了幾個相熟的揹包客，很快便拉起了一支小隊伍。於是，在那個煩悶的暑假即將結束之際，酈逍踏上了一條從未預想過的道路。

考慮到隊伍裏有酈逍這樣的「菜鳥」，大黑選擇了著名的徽杭古道，這是一條非常成熟的徒步路線。一路上，他們談天說地，在漫漫山野間看着月亮升起，又在暗夜群星後迎接初升的朝陽。在眾人的感染下，酈逍從最初的疲於應付變得興奮和活躍起來。天亮了，霞光萬丈，氤氳的霧氣在群山間飄蕩，凝結於那一



片蒼翠中，而心中的煩惱彷彿也隨之煙消雲散了。就是從那時候起，酈逍迷上了徒步穿越，那份行走於天地之間、自我放逐的感覺令他不能自拔。

雖然自小便缺乏管教，但中學時的酈逍至少還身處在一個大部分人都埋頭苦讀、彼此競爭的環境中，並且那時他心底還抱有喚起父親關注的些許期待，所以那時他還沒有放飛自我。但填報志願的事傷透了酈逍的心，進入大學之後，之前那種緊張的氛圍也一下子消失了。時間突然變多了，他很快發現唯一能讓自己不那么迷茫的事便是徒步了。於是，除了和大黑結伴，酈逍還開始在網上聯絡起更多同好。最初，他還只是利用週末或節假日在城市遠郊的景區進行徒步穿越，不到一年，這已經無法滿足他了，酈逍開始嘗試去更遠更偏的地方進行難度更大的穿越。當然，越是這樣的地方，穿越所花費的時間和金錢也越多。就算如此，即使在學校的時候，酈逍也無心學業，而是整日泡在網上和天南海北的揹包客們一起研究各種穿越路線，琢磨着怎麼從生活費中擠出一些錢來添置裝備。

總之，酈逍的胃口越來越大，幾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徒步穿越上。大一時仗着高中學習的慣性，基礎課大多還能勉強過關。但到了大二，經常曠課的酈逍就完全跟不上新開設的大量專業課了，掛科成了常事。當初選擇這所學校和這個專業，酈逍本就不情願，這下正好有了自暴自棄的藉口。他變本加厲地逃課，甚至連補考也因為在外徒步而錯過了。輔導員三番五次找他談話，要麼碰不到人，偶爾遇上了也說不了幾句。酈逍對這類說教很是抵觸，明明輔導員大不了自己幾歲，竟也來管東管西，憑甚麼？酈逍沒想到，正是這一舉動讓他徹底失去了挽回的機會。大三上學期還未結束，他就收到了學校勒令退學的通知。



就這樣，在與大多數同學產生交集之前，酈逍就從他們的世界裏退出了。於這所學校而言，他如同一個影子，甚麼也沒留下。不過，他與寢室的三個舍友關係都還不錯。搬出寢室後，酈逍在學校附近的城中村租了一個便宜的單間，並囑咐室友為自己退學的事保密。幾人面面相覷，欲言又止，最後還是勉強答應了。這似乎多此一舉，酈逍不打算告訴父親，心中甚至隱隱有一絲報復的快感。事實上，自從上了大學，他就很少和父親聯繫。最近一次，還是被退學之後的那個「寒假」，他藉口要跟導師去野外實習考察，沒有回家，父親也沒有多問，只是按時將下學期的學費和生活費打給了他。

對於這個結果，忐忑過後，酈逍感到更多的反而是一種放鬆和解脫。既然沒人關心自己，那為甚麼不能無拘無束地生活呢？擺脫了學業和心理上的負擔，他終於可以全身心地去做挑戰更高難度的穿越。不久之後，酈逍在揹包客圈裏已經算是小有名氣了。隨着一條條線路被成功穿越，他也有了更高的目標——徒步穿越可可西里無人區。

在國內的徒步圈裏，羌塘、阿爾金山、羅布泊以及可可西里四大無人區毫無疑問位於鄙視鏈的頂端。它們是徒步穿越者的至高聖地，如果誰能征服其中哪怕一個，就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從小到大，除了高考成绩公佈時父親那片刻的讚許，酈逍從未在其他地方獲得過肯定。是他做得不夠好嗎？並不是。或許只是沒人在意罷了。但現在，一個能讓自己獲得認同、吸引崇拜目光的機會就在不遠處誘惑着他，他怎能不心動呢？

沒有太多的猶豫，酈逍將目標定在了可可西里。不少人都尋根溯源的衝動，酈逍也不例外。事實上，可可西里所在的青海省才是他真正的故鄉，他出生在那裏，只是很小的時候就隨父



母遷走了。因為太小，幼時的記憶幾乎都模糊了。他只記得父親會抱他騎在自己脖子上，去戶外眺望遠方的雪山。那時候，在明媚的藍天下，父母的臉上總是帶着笑的。後來，不知因為甚麼變故，父親帶着母親和他離開了那個有很多和藹叔叔和阿姨的大院。一家人到如今所在的小城扎下根後，酈逍慢慢長大了，也記事了，但生活變成了灰色。父親的人生、酈逍的家庭都毀了，但他無意去探究當時發生了甚麼，只是下意識地想要靠近那個一切開始的地方。為了完成這個計劃，前些日子，酈逍一直窩在出租屋裏，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在網上搜集了大量關於可可西里的資料。又據此列出裝備清單，擬定好穿越路線後，他發現，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但就是最後的「東風」把他給難住了。沒錯，這「東風」自然是錢。酈逍算來算去，把各項支出都壓縮到了極致，可即便如此，他手裏的錢也還不夠一次可可西里的徒步探險。他絞盡腦汁，能不耽誤進度快速成行的辦法似乎只有再編個理由向父親要錢這一招了。但猶豫了半天，酈逍始終也沒下定決心，他實在不知道如何開口。糾結中，他登錄聊天群，準備讓那幫同樣囊中羞澀的朋友出出主意。可惜啊，帶自己入門的大黑不久前結婚了，有了家庭的牽絆，他很快淡出了這個圈子，不然酈逍也不至於在錢的問題上如此苦惱。酈逍說不清對大黑的轉變到底是羨慕還是遺憾，但他心裏清楚，以後最好不要再打擾這個曾經的朋友。

就在他胡思亂想時，有陣子沒動靜的室友群突然閃動起來。

他們找自己幹嘛？酈逍有些疑惑，自打搬出寢室後，他就沒再聯繫過三個室友。畢竟，大家以後多半不會再有甚麼交集了。想到臨走前交代他們的事，酈逍心裏不禁咯噔一下，難道是自己退學的事沒瞞住？他不情願地點開了對話框。



「酈逍，在嗎？看到信息速回寢室一趟，劉導找你有急事！」

一連三條完全相同的信息，焦急彷彿溢出了屏幕。酈逍皺起眉頭，他已經和學校沒一點兒關係了，輔導員這時來找自己做甚麼呢？就算是退學的事被父親知道了，極好面子的他肯定也會認定完全是酈逍的錯，絕不會牽扯上學校。

酈逍又瞥了眼時間，留言都是幾小時前的，這會兒室友們的頭像全是灰色，沒人在線。於是，酈逍掏出手機，準備打個電話回去，卻發現手機已經欠費停機了——怪不得沒有電話打進來。他並沒有告訴室友們自己現在的地址，如果真有急事的話，他們肯定會打電話的。只是他昨晚玩了整宿的遊戲，今天醒來後又一直在想徒步穿越可可西里的事，所以直到剛剛才發現不對勁兒。該不會出甚麼事了吧？酈逍有些坐不住了，他站起身，在屋子裏走了幾圈，還是決定立刻回學校問問。這會兒正巧是吃完晚飯，還沒去圖書館學習的時間，室友們應該都在寢室。

走了十來分鐘就進了校門，酈逍其實並沒離開多久，心中卻有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校園裏熙熙攘攘，迎面走來的都是揹着書包去圖書館自習或是手拉着手成雙成對的學生。酈逍的心裏有些不是滋味，他低下頭，加快腳步，很快來到了宿舍樓下。

在寢室門口，酈逍猶豫了一下，還是敲了敲門。開門的是老三，果然，室友們都在。

老三看到酈逍，臉上勉強擠出一絲微笑：「老二，你回來啦？」說完，便扭頭求助似的望向其他人。

放在之前，酈逍會直接一腳踢過去，回罵道：「你才是老二！」

可現在大家已經有些生分了，酈逍只是點點頭：「嗯。」

「你看到咱們發的消息了？」老大接過話茬。



「是啊，輔導員找我啥事啊？」酈逍低聲問道。

「別光站門口啊。」老大邊走邊攬着酈逍的肩膀把人拉進寢室。酈逍搬走之後，學校沒再安排新人住進來，原本屬於酈逍的書桌和床都還是空蕩蕩的。老大拖過來張凳子讓酈逍坐下，轉頭對老三說道：「去給老劉打個電話吧，讓他來一趟，就說酈逍回來了。」

「好，寢室裏信號不好，我們出去一下。」老三點點頭，推了把正在打遊戲的老四，老四識趣地退出了還沒結束的一局，和老三走了。

酈逍越發一頭霧水：「等等，到底怎麼了？」

老大面露難色：「這個……酈逍，等老劉來了再說吧，這事最好還是通過學校，他說得也清楚些。」

老三還在外面走廊打電話，老四折回寢室，從褲兜裏掏出皺巴巴的煙盒，抽出一根遞給酈逍：「來一根？」

室友們莫名其妙的舉動讓酈逍越發焦躁了。以往，他的煙癮不大，迷上徒步穿越之後就抽得更少了，此時卻不由自主地接過了煙。老四幫他點着火，酈逍猛吸一口，頓時被煙嗆住，猛咳了幾聲。

就在這時，門開了，老三領着輔導員走了進來。酈逍坐在椅子上沒動，但他明顯感覺到室友們都鬆了口氣。

「酈逍同學……」輔導員走過來，手搭在想要站起來的酈逍肩膀上，語氣反常地溫和，「昨天，學校聯繫了你很久，現在你回來了就好……你家裏出了點事兒，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甚麼事？」酈逍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下，他口舌發乾，嘶聲道，「您直說吧，我受得住。」

「酈逍，你爸爸去世了。」輔導員輕聲說道。



酈逍抬頭看着輔導員，一臉迷茫：「你說甚麼？！」

幾人對視一眼，輔導員猶豫片刻，接着說道：「你家那邊的社區居委會也沒聯繫上你，所以昨天把電話打到學校來了。說是礦上正逐戶協調工資和退休金延遲發放的事，唯獨你爸沒露面。幾個鄰居敲門也沒反應，他們擔心出事就撬了門，結果發現他倒在地上，當時人就已經不行了。」

「是心肌梗死，很突然。」見酈逍還是沒反應，輔導員又強調了一次。

「你們肯定弄錯了。」酈逍慌忙站起來，「我最近一直沒跟我爸聯繫，也沒有告訴他我被退學的事。他肯定是因為找不到我，着急了，所以才會用這種法子……」他說不下去了，只感覺腦袋一陣眩暈。

老大把手搭在酈逍的肩上：「老二，快回家看看吧。」

酈逍頹然坐倒，雙手捂着臉。不，這不可能，父親之前雖然酗酒，但身體一直沒甚麼大毛病。他今年剛滿五十，正是許多中年人稍稍卸下肩頭重擔，開始自在過活的年紀。

後面還發生了甚麼，酈逍就記不太清了。好像其他寢室的同學們聽到了動靜，紛紛圍在寢室門口。有的人默不作聲，也有的人試着安慰他。酈逍木然地看向他們，他們的面孔模糊不清，但那交織着同情和鄙夷的目光異常清晰。

「看看他是怎麼對自己爸爸的。」

「他爸是被他氣得發病的吧？」

「他還有臉回家？」

各種紛雜的聲音一瞬間全從酈逍的腦中冒了出來，他逃也似的衝出了寢室，行屍走肉般地返回了出租屋。

他開始機械地收拾行李，其實也沒甚麼好收拾的，大部分東



西都可有可無。最後，酈逍只在行李箱裏胡亂塞了幾件衣服。但看着這個行李箱，他不禁想起大一報到前的那個暑假。直到快開學的時候，自己才不情不願地從大黑家回去。沒想到，見到滿臉無所謂的兒子，父親並沒有多說甚麼，只是帶酈逍去商場買下了這個足足花掉他一個半月工資的名牌行李箱。接着，他親自把兒子送到了學校。父子倆一路無話，這讓散漫慣了的酈逍感覺渾身不自在。但父親回去時，酈逍分明看到他只給自己買了一張最便宜的站票。

「爸……」酈逍手一抖，箱子翻倒，衣服散落一地。情緒也再無法壓抑了，他不禁失聲痛哭起來。

